尺牘新鈔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尺牘新鈔

(三)

周亮工輯

尺牘新鈔卷之七

萬時華茂先新建人
漱園初集

答李復初

讀大刻淵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於詩堅七字之城字據二王之壘文人勝事已盡此矣

將去昔人以朱異爲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聲詩一道我明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蘊氣北地信陽崛起後之爲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不敢爲開元大歷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長起隆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競數君子非苟作者彼實欲自爲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爲唐詩者今誦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及有不及也乃今之不欲爲唐初盛詩而強學爲數君子詩者又至裂吻聱牙間雜淺俚合者十一離者十九彼不能爲數君子而強欲爲數君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併失向之學爲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擬王唐之文失之必爲庸弱今之學爲數君子詩者如今人摹擬歸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爲穢亂兄云不欲步步唐人恐反失唐人眞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徐袁諸君子之意破世之規倣爲初盛唐詩者無習徐袁諸君子之局蹈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手臨摹古書法書初紙乍脫尚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耳弟自蠡測辱下問遂不覺娓娓盈紙

與李龍侯

弟不肖。章水荒寒。懸車束馬。坐困明時。雖與龍侯數年仰止。尙無由賓堦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不與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傖父。弟乃於龍侯。知有同生聖代之喜。邗溝章水。竟阻話言。此猶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子數歲以來。懷琴出入。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蒯緱在客。仁及車魚。廣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者。以其雙瞳烱烱。照及衰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隆準何足與阿媪爭只尺之惠於王孫。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遙思乞食王孫者。千古書生盡感恩之句。則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時聞近況。知奉倩之悲。踵以衰絰。倚廬深墨。願龍侯自愛武子。屬作嫂氏輓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孽。遂不能與筆墨爲緣。且知兄至性淳深。方在哀疚。亦不欲遽以斷鴻淒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次不莊。

蘇　桓武子新建人。

上馬劬思先生書

桓啓。老師閣下。桓嘗讀書。至韓退之每上書宰相。自言其抱道好學。及困苦阨鬱之情。輒泫然太息。謂才如韓公者。古今所間見。何至爲此書也。又讀書至孫明復嘗見范文正公。公曰。秀才何不自重。時謁貴無益也。明復乃告公以親老家貧。凡往來道路。不憚勞苦者。萬一以爲親耳。公爲蹙然。使居太學。月得錢以奉母。後十餘年。明復講學於泰山之下。聲聞東南。則繇公存之也。竊又感文正公之子。見石曼卿言二

喪在淺土。卽以麥五百斛貽曼卿。歸語公。公謂當以麥及舟與之。其父子仁厚發於天性如此。桓則縞伏自嘆。既無韓公之才。孫石之學。而困苦阨鬱之情。迺百倍之。家亦有親之喪。弟妹皆長大未婚嫁。而徒饑寒鄉黨之下。爲親戚交遊所厭棄。雖日嗜古學爲文詞。顧獨不遇于時焉。然又不能俯仰里巷。往往遊於通都。卽尊嚴如閣下。貴爲天子公卿。輒不自量。間上所治制。秖以溷閽人。而閣下復與進不棄。或薦引之。此卽古人之待昌黎諸君子不過也。嘗竊聞之。士窮見節義。乃向者三君子所爲。得無非耶。觀後所樹立。尙廉恥。立志操。一介不苟者也。而或數上書宰相。或數謁顯貴。或以親喪告人。何哉。蓋其志欲行道向學。而不自裕於力。不得以有成。所以不惜鳴號於知己之前者。有以哉。雖所上書宰相。賢否不可知。要世有如范文正公父子者。則亦可以情告矣。桓不自量。竊思發憤向學。以自成其志。顧常迫於饑寒。而又有親之喪。弟妹復長大。不得盡婚嫁。此卽諸君子處此。或亦不能無言於知己之前歟。伏惟閣下。仁惠被於遐邇。忠亮著於朝庭。而又好士不倦。卽鄙賤如桓。教誨飮食。亦無所不至矣。此豈可自默默耶。因錄所爲古文詞十篇。附以薊西雜詠二十七章。伏冀閣下政事之暇。賜垂覽焉。又自懼其唐突。迺引古之人事相類者。以自寬釋。然終恃閣下之有似乎古之人也。遂敢盡其愚。

報陳龍媒

桓白。龍媒足下。西礪傷離。遽焉易歲。彼此岑寂。浩歎何知。承惠遠書。自憐憐弟。悲不堪讀。既念足下及弟所以爲吾者。當必有在。但患讀書少。名根深。世事糾纏。如病在體。悲樂紛來。不以其正耳。弟家南州。僦居

買粟遭讒覯閔千倍足下下第以來日對寒溪擁懷苦吟突煙間絕自謂春氣不復荷被雪霜既去卉木遂榮簡俾之間時已初夏矣士君子失意落節磊塊不堪咄嗟展轉難以言譬稍獲知遇趾昂氣粗好惡橫中蒼白易外古稱達不變塞者今無人焉願同足下勗此日月四時之候環處其勝吾所爲吾當不爲時移耳伏念宛溪多賢山水甚佳足下講道讀書於席門茅屋之下此已榮遇他更何云羽便敬箋奉報無緜會合千萬珍重

與梅朗三

客秋辱垂教甚切緣邸次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糾繩拙詩益以矩矱引領宛水每想一見盡所欲言不意蕪關獲侍左右得盡生平爲快未有契闊迄今常深思慕弟于詩實無寸長但緣兒時愛作偶語率意所會間有小作此正候時之蟲蛩蛩喁喁而已其於風雅騷選之原漠然不識何似初見時人追法袁徐諸子心頗不以爲當又不樂世人摹長吉者便用長吉字句以故嘯歌之餘偶爲臨倣琱畫纖巧無裨於道既焉悔之嚮往柴桑至其澹然無營更與賤性相適間讀李杜愛其勁拔奇聳之致出人意表藉以發舒憤悶少慰岑寂初未敢求奇自見卓然思存今古之間也伏惟足下詩文之妙近世希有竊揣其意所營文章歌詩皆不欲在漢唐以下爲志甚偉弟深壯之至弟鄙薄謬受獎許白門館別思之凄然每江上煙暝羣山餘雪輒手足下詩篇放歌中流覺昔人濟之江淮必使蛟龍繞舟之語不我欺也近作何似郵便乞相示庭生龍媒治先諸兄道意

黃虞龍俞言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俞邰兄

別蘇何蘇

竟別矣乃不敢時時過恐黃花翠竹桐葉楓心都增我別愁爾自念吾黨居以筆墨相守行則以筆劄相寄固不寥寂不然居樂也樂形骸乎鹿豕也行悲也悲皮毛乎兒女也故於瀕行日但錄所作以別他日臨風而吹臥月而聽雪舟露笠之餘一彈三弄大地草木皆動何必握手始爲聚也

與陳眉公

泛泖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洲半點鷗鳧可親推窗凝睇夙懷頓飽致問眉公此去蓬壺幾里

與廖傅生

古能詩者未必能文能賦者未必能詩今則白丁黃口拾人牙後自命兼才倘一失足醜態舉露憶陸機有云文適多體欲便不清此語竟似爲僕襪材下一便宜法也

與鄒公履

誰于香烟初發寶幌乍張歌舞正濃賓朋方暢絲肉迭奏鼎沸滿堂時時朗誦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之句然後倩善筑者悲歌易水泣數行下於是筵饌盡徹賓朋不悅履劍參差伎伶失色四坐無言寂如長夜我於此時忽覺自會

示俞平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曉劍。蘇子曰。疵病不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

與李君 李善圖章

若使君家丞相命章。陽冰操筆。北海奏刀。自當妙絕古今。然而爲之後者其難乎。君苟能臻。能具二品。亦可以不玷門風矣。吾恐能具二品。大不易解。

與客

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無物。眼底無人。無物、故河山大地。以至蟲魚花鳥。都足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兩漢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羲畫之爻。多則衍天龍之義。酒籍肉帳。悉成佳編。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與繆大質

不是眞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爲達。故廣陵可絕散。而箕踞之鍛。必不可起。不是眞正柔如繞指人。不能爲達。故豬溷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與宋比玉

張元長云。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余初甚駭此論。及讀龐公語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故阿羅漢名殺賊。然則收根塵之賊者。亦善用吾殺而已矣。

與俞平弟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爲不如尙玄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書，觸鼻之香，沁脾之茗，浣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牽愛之石，豁性長命之佛，經道藏，醫俗之名文法書，惠風朗月時，要我賢內佳兒可令妻子作梅鶴。

與聞子將

湖南之遊，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善趣矣。蘇堤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于南屏，翠柏環于小築，而孤山岳墳，雷峯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詩所謂半榻湘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煙波歷亂中，已神眩目瞶，不能盡說矣，有未盡者，勞兄爲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與宋比玉

夜來月色映空庭，如積水，令人至不敢蹈，弟通夕爲之不寐。俄而雞鳴鐘動，悵然久之。

與客

迎大人於姑蘇，大人先之任國子，謂姑蘇日下，一水可達，遂不攜一卷，在舟中數晨夕，作千百迴腸轉，不得片字相娓。見肉帳酒籍，忻然披閱，正如張睢陽羅雀掘鼠，便足一飽。客有嘲余者曰：讀書如黃鍾大呂，俞言乃王藍田食雞子耶，一時絕倒。

與傅遠度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啼。行酒郊坰。遊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人。無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心。無過此時。

與葛震甫

昨在郭聖僕會中。見近時諸名輩。正平平無奇耳。乃知見面不如聞名也。坐中有傖哄然厲聲曰。只要千秋人敬重。休管物議沸騰。不知一時既騰物議。那討千秋敬重出來。況所經物議者。又未必皆負寃屈。此處卻不照管。雖才凌沈宋。亦何取乎。余嘗舉似孫子京。子京曰。柰深人逃躲何。余應曰。宋比玉既言之矣。世間自有明眼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卽使逃躲得一時。千秋後依舊時有明眼人翻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

與劉今度

黃貞父先生謂甘蔗有渣。螃蟹有殼。皆是食物一恨。某對搗汁和酒。剝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節錄。史記纂要。愈令人恨恨矣。

與鄒滿字

古來奇逸之士。皆胸中負如許無狀。喀喀欲吐。而不得吐。故發之歌咏。行之詞賦。或使酒罵坐。或擁少挾伎。或呼盧陸博。雖云習氣未除。總之英雄不得志。則用以自穢耳。寧有眞實哉。

與顧與治

某性嫺著述。間有涉筆。脫卽燔去。頗不留草。居恆自笑。身非烏帽紅袍。何以刻文集。今人稱爲山人詩文。不堪爲美女夾鞋樣。只合送官府封書帕。是不亦醜乎。此語稍聞于何稚孝先生。先生乃以書讓我曰。斯言出。使世人謂子只理會八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不會作詩文。壓倒山人的漢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于百千萬部。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意象。又何必燔去。然後始異今之紙蠹木災。沿門覓乞者哉。

郝敬 楚望。京山人。小山草。

與王白穀

翰墨雖遊戲。亦頗能崇人。尼瞿二老。副墨過多。年算皆不及耋。惟柱下長生。撿其文字。纔五千言。若撿翁不知過幾五千。近時王司寇、汪司馬。老作蠹魚。乾死案頭。豈二豎傷人。翰墨爲祟耳。翁眼如曙星。口如懸河。省嗇用之。皆是不死之物。而以狼戾於險糜。陟釐無當也。相愛之至。效其僂僂如此。

寄繆大賈茂才

大賈足下。天地陋。寰宇窄。流光駛。生死迫。羨足下能以一斗酒。銷磨塊壘。箕踞蓬頭。儂儂作吳語數聲。捧腹一笑。世上譏窮都盡。每暗中摸索。白晝觀想。眞崎嶔歷落可笑人也。

與田肖玉

吾里中士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槖子。修西方。其老人年耄。酒色衰憊。則問鼎器。拜黃冠。講嬰兒姹女。

養汞燒丹。市井下曰。炊半菽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羅、天神、人鬼而黜祖考。世教民風。既至此矣。請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平易。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偕之大道。希聖希天。何以加此。

吳懋謙六益。華亭人。

與張友鴻

先生席世貴享。席名而能與樵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分寸。其出於性而全乎學耶。

張象冲。高州人。石龍鳴草。

上伍國開師

身倚橫天之劍。手彎明月之弓。有事則大箭所加。旄頭夜落。無事則彩毫色動。上苑花愁。師許之乎。

李繼白夢沙。臨漳人。望古齋集。

與同社

余暨漢公醇子。讀書於魏武雀臺高處。追七子之風流。弔西陵之歌舞。漳流斷岸。激浪橫舟。漁罟歸來。夕陽山紫。且風風雨雨。可作詩中佳畫。得句索筆墨急書之。適且快意。一時之第與不第。非所計也。

與張曉人

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絀。終復鼻祖長沙。未爲極是。而雲間之選。虞山之

書其安所適歸乎。

惲　向道生香山武進人。

與樑園

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筆似無而有愈甚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言也先生遠辱致書敬爲小册十種苦停舟而待不能效古人五日十日然拙速巧遲亦是語病嘉陵山水無粉本頃刻而成亦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伍瑞隆國開鐵山香山人。懷仙亭草。

寄王喜賡

燕市醉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柳色情端復起憶我攜手親如盟兄者不自知其淚之下也方信古人無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得不淚乎。

又

隆愚蹇末品自顧何人師臺儼然加以布衣交好之誼隆生平只能守孤尚閉門獨坐閉門獨行不特當路少所干謁嘗其得意邁往妻孥之不相見者動歷旬日魂夢之所不能通遊揚之所不及到師臺從何而物色之若以爲斯道中不可少之人哉細捧鼎函字字肝腑區區首蓿下吏既恐其志業之無成復恐其衣食之不足腆賜至再雅注隆極隆伏而思之則天之雨露風雷地之汶淮濟洛所不及也韓昌黎一

代山斗三及宰相之門而不得報子厚之於權補闕子由之於劉長安皆狂言疾呼以驚聽者之耳而後得一遇其視今日何如哉東坡謂黃魯直曰觀其人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然則隆之得遇於師臺其古道乎其古道乎典型在遠山斗何依卓錫泉邊芙蓉山下門牆之感可禁精魂

又

病中得台臺一序二詩遂以當藥方信大道術人造化在手字畫尤祈各損佳贈草茅下士當其情之所鍾輒欲唾手正如嬰兒在懷抱中呼號啼哭以索梨栗爲之親者或且不堪而終不可以爲罪也

上葛介龕直指

伏蒙台臺傳諭將高州府新修志書聘隆訂正刪補□□□□信史春秋尚矣扶風之作已亞龍門陳壽□□□□□六朝唐宋類出崇公偉匠之手而不能不遺譏文移取嗤朝報況今日哉今日之不能爲馬班世代限之也況一方之文獻不盡詩書秦漢之言而旬日之經營又非談遷彪固之業欲一操觚而闔郡許爲信史豈隆之能哉伏惟台臺定其體裁授以旨義使捉筆之際一一遵行隆自當矢公矢愼以成盛典至於梁園授簡滕閣留賓類略世法之煩以發文心之淨并乞台臺曲賜寬宥凡奔走晉謁所不及者悉少矜而恕之李白所謂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良有以也苜蓿小吏野性未除不覺言之狂妄罪當萬死然常情爲下官者一語搶地頭與足俱隆獨抗聲論列於直指之前不復知有忌諱則台臺之

優容下士。憐才無已之盛心也。嚴霜之下。不廢春風。士樂開誠。人懷奉法。上爲國家養董狐之器。下爲高涼開一代之文。台臺之大有造於西寧有旣哉。

范文光仲閎。內江人。

刻李鍾合選與友人

伯敬胸中無多趣。只有此一點意想在冥杳間。要將山水情態。強逼而出。青天白日之下。便有鬼氣中人。

又

伯敬好裁。而筆下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窘。遂有綳曳之病。故言裁不若言養。養到行止自如。伸縮皆無浮理矣。

與張文寺

心思苦得無益。道理想得無爲。竟陵蓋有不必深、強欲深。原不深、強視爲深之病。

陸陛左城。仁和縣人。

爲外母與外父書

竊聞烏名比翼。嘗棲連理之枝。孺號合歡。更繫同心之結。瓜葛連於井上。萍藻寄於水中。莫不松柏爲期。絲蘿永托。況夫系由名胄。獲配良人。雞鳴聲旦。敢傲齊姜。蔓草裁詩。還同冀缺。方欲固磐石於千年。侍錦衾於百歲。而干遇旃蒙支逢作噩。初平學道。曾遊寶婺之山。乙酉春。有婺州之行。王粲登樓。猶有秦川之望。不意運

匪登三數丁陽九瑯琊與赤眉之師鉅鹿起黃巾之衆北望湖濱青鬱未合南奔嶺表玉象長分義安主之幔前花曾溼淚衡山侯之幄裏香且從風猶以江南阻絕尚羈開府之轅薊北初平自返少陵之棹而一下石頭之帆遂應李官之選（時授高涼司李）白馬山前征軺遠引歸鴻亭上雙鯉難通異秦嘉之給使目玩帝城豈許遠之求仙心留金闕至於今者息足琵琶之洲避世菖蒲之澗（隱於粵東郊外）門外七松自名處士庭前五柳人號先生而屢出秋胡之金數聘茂陵之女延娛延娟更搖鵲扇桃根桃葉並擁蘭橈（時尚有二妾）室鮮千金誰買長門之賦錦非五色難迴刺史之車豈才本相如應離溝上何罪非李婉如徒樂浪況夫弱息猶在沖齡初習方名未嫻翰墨雖情同趙至時聞釋卷之悲而家似邴原不免過鄰之泣此皆華司徒之嚴整不聞謝大傅之雍容尚遠故鄰遷太學猶欲斷機客過新淦未遑剖薦至於遠棲異域遙念鄉關雍門之飛鳥秋風少卿之胡笳牧馬望鄉臺上心傷鴻雁之來揚子江頭腸斷秦淮之客人之情也能無悲乎而且粵嶺瘴深蠻鄉心嫉相逢仲祖應來介葛之譏即遇郝隆亦有嫗隅之慨白雲黃木恐異丹樓火種刀耕難同荷鋪豈如遷疫癘之邦返鶯花之國苧蘿嬌女仍近鴟夷漢水名姝相隨交甫而性非郡主委髮猶憐事異王公騎羊不怒庶幾張翰之志已全尚平之願可畢於是長辭市裏老避牆東椎髻布衣願就灞陵之隱伐樵採若同入會稽之山雖步兵之廚難得而居士之臘可售何至陶潛失職行乞道中仲山埋名傭工街上若謂身留南浦橡栗自資客在湘東馬裘已敝一唱思鄉之吟永絕故人之問不知路出南州常聞磨鏡人來吳市漫學吹簫蘇季子之負書趙長平之步擔我思古人寧殊今日倘欲希金

張之貴。慕陶猗之貲。始賀驟駒。方歸桑梓。則心迷象郡。夢斷虎林。生遊荔枝之洲。死葬蓮花之寨。楚國招魂。豈知歸路。秦人收骨。未識何期。慟哭蘇城。孰敕虎丘之祭。棲沉蜀壤。誰全馬鬣之封。初染翰而神傷。繼揮毫而魂絕。所以瓊樓春日。心憐黃嶺之花。金井秋風。淚落桐山之葉。（黃嶺桐山皆粵地名。）燒玳瑁之簪。悲同寡鵠。墜鴛鴦之瓦。驚等離鸞。雖鸞窗外合歡。未能燭忿。即庭中萱草。誰肯忘憂。爰作素書。用憑青鳥。是知紫臺遠去。猶還青塚之魂。黃鵠思歸。尚有烏孫之咏。豈女子有情。獨丈夫無志哉。

梁以樟公狀寃平人。

與龔半千

亟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茗話半日。柰解纜匆匆。不得消受清福。命也如何。佳畫須密如無天曠若無地。賴此以過殘夏也。留一使在道院以待。

胡從中天仿淮安人。

與龔半千

聞足下四月一日閉門謝客。不具衣冠。就樹蔭窗。掃牀獨宿。爲休夏百日之願。不識果否。果爾吾恐十洲五嶽。尚罕其人。誰信城隅有此恬淡之士也。所讀何書。閒中仍拈弄筆墨否。僕思將一童子。載米茗鹽豉之類。仍借居比鄰小堂。月好則共談。久雨則賭奕。亦不敢數數過也。秋風稍涼。又復歸去。足下能許我乎。特訊。

諸九鼎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比者江淮興盡。遂遂巡濟上。思欲一尋齊魯諸勝。九月三日。已抵眞源先生官署。土山之隙有軒子三間。僕得棲托其內。陳列經史諸文集。燒燭朗吟。宿鳥驚起。時更人唱籌。如哀猿凍雁。與書聲相雜。遂以爲常。日或無事。登土山有石如砥。每坐其上。槐子纍纍。霜雪不摧。隔垣柏樹虬立。時有長尾山雀。啅啅其間。樹隙卽千佛巖。翠蒼掩映。拱如立屏。僕顧而樂之。竟遺忘其身之羈困也。偶得伯紫喜櫟園南還詩。因憶會飲旅堂。新蟲叫露。夜月泥人。宛如今昨。與張表叔同和此詩。僕旣重櫟園之爲人。率筆直書。不食頃而十章俱就。張叔爲之掀髯一笑。後三日張詩亦成。遂書寄旅堂。使知我輩寂寞中。尙有如許勝事也。

黎士宏愧曾汀州人。魯字愧琢。托素齋集。

與曾弗人

詩雖小道。僕凡所爲。痒心力於斯者。豈朝夕哉。當其意匠揣摩。開窗覽卷。每一抽思。輒環庭疾走。至兩足如槌。十指如脫。仍復起坐呼燈。伸毫塗窴。由今思昔。豈獨家累輕閒。亦遭時太平。士得閒心卒業。卽就苦猶甘耳。今四海鼎定。士之才者。驅車擁蓋。馳一旅之師。而過人國。有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譁呼。城中十萬戶皆棄色引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縉帛如沙土。乘醉臥道上。傲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諸生立於其前。操卷出袖。牽人而告曰。我元白。我李杜。吾知引慚不暇。誰復聽之乎。然旣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執筆

長喰若僕者眞可謂不識時務之人矣。

俞琬綸君宣姑蘇人。白娛集。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風光欺髩每鏡自驚山櫻野蕨之思無日去念。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且枯楊吹臀矣引頸拂霄恍猶搴袂皐蘭清露尚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如飛燄未來日月淹若蚍蜉屈指後期再親雲上眞晷刻三秋已昔人謂拙病宦情少嘆息此言語眞味長常想人生何處不可以容七尺乃有此一業境非苦非甜入之頭焦額爛脫之無奈絲牽令人日老於壁上可歎也。

又

三衢橘柚之鄉久客於此一身酸澀。

與繆當時

澒江濤春明柳與年丈醒裏平分夢中交換然而通問之書窅然蓋自有心期而竹素桃文非所言贈也弟嬾骨嬾情與仕途相謬受事來雖有一念樸誠斤斤細節頗見知於上下而情與事違病以愁積兩月前以萬不能忍亟草文移改教而畏而思逃逃乃益蟄幸同玉繩諸年丈預爲之地天涯兄弟向中禁僊

求吹蘭蕙香者此耳

又

讓人一步高人一籌火星在身不得不振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燒耳

與客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爲舉業籠囚屈曲已靈揣摩人意埋首積覆瓿之具違心調嚼蠟之詞几度蘭時請催梨色亦可悲已

與陳古白

弟自出榜後殊自慚愧才華如古白尚困鱗池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分錦繡則今日一第亦倣以爲當然矣

與王太玉

弟如食蔾蟲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不遠稍還堂下侏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營漢陽樂事老其生年兒飛黃日乃弟宦黑時矣此語足笑非世俗言也

與林若撫

冰入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爲火此寒德也

答友人

凡不得意文皆思路不開時所作蹋壁苦唫燈昏據案神瘁欲僵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故不忍棄去俱付之梓才不才皆吾子也秀穎者吾愛之彼以駑而受賤憎惡不已繼以敲朴吾憐之吾於憐之者尤瞚瞚焉

答友人

家大人嘗語小子曰吾爲文寧唇頰爛不襲唾涎爲官寧面皮爛不受眉眼爲鄉官寧姓名爛不入官衙

唐時宜之烏程人有集

答錢彥林書

竊惟心志之與才情如主與婢婢不妍平時無以爲歡也然不歡而止矣閨中少婦對之解頤然主人得之也深而婢恃之也素主婢相狎於不分之境至其悍然橫行而猶能持之者此唯剛主能之耳然婢與主人俱傷矣今夫人行文心欲往而意輒入之意欲然而筆輒達之欲不自喜不可得也亦曰吾喜吾才耳庸何傷比其忽啼忽笑主人爲彼使而不知縱然知其不是亦不能禁惟極刻責人時時用工夫人差能禁之心與識相戰而不能降周身之血氣俱受其困譬如主人與愛婢反目家之大小騷然不能寧居平日之家人所以視乎婢者重也故夫與其猖狂而禁抑之莫如當得意時自愛其嘲笑後雖微抑之而不甚怨

又

弟日來與湖廣李愚公談文。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手用大力渾身俱在兩手。況能分其孰爲左手。孰爲右手哉。然彼時霸王皮肉之中。肝經血氣。必不混行于腎。肺經血氣。必不混行於脾。雖周流貫串。而脈絡當自井然。吾鄉之文。脈絡井然。而患無拔山之力。楚中之文。有拔山之力。而脈絡患其不井。弟觀尊義。出乎我鄉之類。拔乎三楚之萃。大抵具拔山之力。而於井然之地。不無少忽。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聖賢。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彥林。彥林以骨肉待我。弟不敢路人自待也。

與友

蠶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變化。亦不過蠶土焉爾已。

與友

身怨心枯。心怨身羸。身心交怨。吾將抱此枯羸。仰訴於帝。易一副傭保骨。善飯而強。帝若不許。則幷致其鬚眉。天邊一鶴。蘆邊一雁。饑餐飽飛。誰爲籠繫。惟帝其允。嗚呼。古人問天幾千言。何曾接得老天一回字。我今抱此枯羸。欲向天公換傭保。換鶴換雁。聊作此癡夢耳。

與袁州平

記州平教弟者。曰男子出世。不與乾坤撐持一番。雖文章做到極處。終如婦人女子。低眉斂衽。巧針細線。何足誇貴。蓋勸弟揣摩以逢時也。顧未幾而州平之刖。猶夫人也。無徵之言。將不信乎朋友。豈惟朋友。即弟亦且有疑焉。當時蘇秦遊說天下國家。何處堅。何處瑕。皆歷歷有實據。紙上城池。有何氣力。幾竿而亂。

一掃而滅。其孰從而揣之。六國人主。止此六副肝腸。某君可誘。某君可奉。某君可驚。皆歷歷在吾掌中。可走其腹。以故言無不中。今三年易當事十六七雙眼睛。易十六七副肝腸。且當事者臨文如公庭斷獄。唯其左右。非有宗廟社稷存亡呼吸之慮。誘之未必喜。奉之未必嘗。驚之未必懼。其孰從而揣之。霍渭厓爲主考出。人問場中好尙何如。渭厓曰。尙命。命好而文好。應有收好文者。命好而文歪。應有收歪文者。命歪者反是。人皆服其公確。余謂此言猶未盡此中之利病。就使十六七雙眼睛。皆收好文。其取舍當不一也。就使渭厓先生。取所閱之卷而重閱之。其取舍又當不一也。其孰從而揣之。功名一道。天人我鼎足用事。其孰從而揣之。頃見人作燈戲。扮明皇遊月宮故事。一蓪草之身。而半爲明皇。半爲馬。何榮辱之殊致。其孰從而揣之。嗟乎。州平我輩俱作燈帷中戲具。牽扮未了。須其商一持久之長策。

答張夢澤先生書

病骨飄零。絕無歸處。且寄身枯寺。寺中有牀而無被。旅中有被而無帳。今向僧家借一魚缸。晝夜坐臥其中。友儕憐而止我。時戒以勿言。假使昔人以缸爲牀。則我今日有牀而無缸。諸君又當憐我無缸矣。有牀乃知無帳之苦。無牀何所求於帳哉。幸評此況。較文字何如也。

與徐穆公

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爲譽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則寓乎其間矣。可見古人比類之工。寓諷之隱。不言西湖無有丈夫氣。但借其聲稱。以譽天下之殊色。而

人自不察耳。不獨此也。卽天半峨眉。昔人以爲譽此山者。無以加焉。由今思之。隱然有引之以入於婦人之數。而不許其獨爲丈夫者。公穆其能首肯焉否也。

答方孟旋書

大教云。大石師莫作好人想。想以先生根器深重。故作此言。如弟輩則未敢承當此語。以時自審。似勇猛而必遲疑者。禮義廉恥之心也。似恬退而必馳騖者。酒色財氣之心也。安敢據其似而忘其必乎。先生功行。固非時比。若細細推求。恐亦未能竟斬絕耳。然則時時作好人想。猶恐墮落。何敢遂不作此想耶。但不望報。不邀名。時以如來不受福德爲心。其庶幾乎。

又

先生日逐疲於應酬。以時杞計。亦以精神可惜。神靜則就於裏。精息則滋於生。學道生子二事。皆必使精神有餘地。而後自然赴於其中。若碌碌應酬。縱然不竭不困。必不能轉而他之也。願高深垂聽焉。

又

昨時歸寓。氣甚短。因而念先生。氣亦甚不足。多言傷氣。人皆知之。思之損氣。惟時久病乃知之。所以老氏塞兌虛心。並爲實腹之地。文字之債。幸堅壁謝之。欠人銀債。輪迴必還。欠人文債。東君應無此小帳簿也。文之行也。雖不能止乎禮義。亦當發之乎情。情之所動。而文行焉。雖病猶有甘處。若夫無情之詞。不幾爲妓家送別之淚乎。健人猶不能堪。況其病乎。

與友

古人之於言也。言其餘而已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言學言習言悅。千言不可盡也。盡學盡習盡悅。亦非子之言也。言學言習。不如言而言之。言不亦言乎。言不亦言乎。不如言子曰。言子曰。又不如言子曰以上之圈也。如生旦未登戲場。舉步將離戲閙。而其胸中之所欲言者。浩浩乎已在座上矣。此歸奇於扐之際也。

答薛更生書

聞兄與蕙道人爲了觀謀入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未老。膚澤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静則根益動。莫若趁此色力。行腳四方。行行作務。但使苗枯花謝。了然無依。然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世界耳。

與李仲章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剝害。

與友人論詩

里巷歌謠之作。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計當年當有有其音。而無其字者。而先生譯之以爲經。夫文理之極深者。無過於聖人。至其譯田夫野老之語。終不敢少用其學問。以掩其本色。殆以田夫野老爲草藁。而先王爲清藁。一派空濛之氣。遇於無形。而斯以爲詩也已矣。唐人深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

唐而衰於唐何惑乎。

與沈雨公

余嘗上下古今。幾爲才人怨婦。掩卷躊躇。有設身極不能處之處。如明妃初遇單于之夕。摩詰見脅祿山之時。秉燭徬徨。不能寤寐。良久乃能破悶。蓋亦幸而留詩詞一道。以瀉其悲憤無聊之氣。假使古之才人。生於結繩之前。更無有筆墨以發其淋漓之感。百世之後。誰與聞之見之也哉。

周積賢履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五十歲作賦。又一年作騷。頗有可觀。四五年間。可得百餘首。後經兵掠。遂盡亡之。亦不復作。直以所長在此。故愼自愛。見聞不足。恐小用之耳。昨乃夢爲賦。輒著通元賦以自況。敏而不工。無乃爲長卿所笑。

鍾震陽百里。元洲。宣城人。偶居次集。

與某

何事不可爲。乃惡是爲耶。兄云爲惡者。需才與勢。藉以爲勢重才高者。必不爲惡。神龍威鳳一出。而萬彙改觀。夫非造物之才勢乎。若豺虎之皮。人將寢處之。烏乎勢。烏乎才耶。承台諭。卽當盡法。

張貴孫繼武。鎏塘人。

與周滅齋論詩

五言排律對仗精工。要須奇變。僕生平憎黃金白玉、翡翠珊瑚等字。故閉目不看類書。然闢空撰對。雖即席百韻何難。今人輒挾奚囊平居。專湊無情之對。堆積已滿。則借題填典故耳。雖雕鏤刻畫。寶相莊嚴。終是匠工。了非元氣。又僕最躭少陵。而五言排律。猶有遺議。敘事不忌村。使氣不怕蹙。只讓社老一人。後人學步不得。即昌黎石鼎聯句。殊失大雅。不可再也。

又

自北地宗法少陵。幾於神似。信陽頗以爲譏。至空同集。有戲效唐初體諸作。文人相輕。自古已然。秉採兩家之長。斯爲入室。于皇常言。今人擬古詩。如童子描朱。點撇粗成。之無未辨。又如俗優歌曲。檀板頻敲。官商絕響。豈其然乎。倘外具體貌。中含情致。文質相宣。秉經酌雅。世有作者。吾其庶幾遇之。

康范生小范。安福人。

與周滅齋論王于一古文

自喪亂以來。高明之士。救死不暇。遑事筆墨。後來之俊。又無所師承。以意求合。學歐曾而氣索步蹇。摹晉魏而膚腴神枯。遂至兩失。無復一是。得于一出。毅然以大家爲法。而其才其學。又足以副之。眞可謂救時之具矣。顧以余論之。如于一所爲極難耳。萬陳諸子。當海內承平。文事方盛時。即吾鄉會城先正尚存。典型猶在。而同郡以及臨汝吉陽諸郡。皆家奉敦盤。人立旗幟。與海內能文之士。聲氣四馳。桴鼓相應。故諸子伸楮揮毫。與會黥舉。大而高文典册。小而觸物紀事。並機流神王。情深文明。至于一獨遺世故。流離他

鄉又寓廣陵五方雜處之地賈人子朝投千文暮索其慶弔之辭于一或待以舉火輒勉應之同里隔塞老成凋謝即卓而存者竄伏窮谷音問莫通四方知交咫尺阻絕其偶一至廣陵者輒匆匆交臂而行亦未暇遠有所論定嗟乎于一當此幽憂煢獨之際而能肆其力於古文辭眞可謂志當而氣銳矣

尺牘新鈔卷之八

丁雄飛蓀生江浦人家秣陵

與劉生三

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復天譴奪以慈幃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悲絲何日向虎邱龍潭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悲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問矣豈樂行時哉林下之味數百億堂上也承歡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邀六羽叔賞玉蘭

玉蘭雪爲胚胎香爲脂髓當是玉巵飛瓊輩偶離上界爲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發寶瑟聲姪飣茗柳下候我叔父憑欄聽之

邀六羽叔泛秦淮

野蔬村釀不足道也第微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艷地自有一種清境留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氣耳

復徐儀明

儀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映玉弟於北征詩見鶯花感慨之句知足下爲有心男子第冗與病會不能摳

衣問奇。紙幛瓦枕。徒借足下作夢料。昨得芳函。知已之感。已勒蘭譜。讀臥雪刻。壯懷幽韻。如龍吟鶴唳。自是瑞世大音。詹詹嫋語。祇可向香藥叢中。與百花問答耳。見足下當噤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與張行祕

煮冰燒炭。嚼膽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清福畀人。斷不謂歲廢。遂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薰長千塔。坐徙南丈室。吃粥作詩。天地冷如冰。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嘆。

又

少年永日更難消。遣詩書攻之。徒增煩結。惟藕花蘭藥。淡茗香醪。湘簟繡枕。擁小姬清言雅謔。是爲上策。弟近日書卷拋斜。惟此數事。寸心火熱。

蕭士瑋伯玉泰和人。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山中圖史足娛。兼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愼享之。異時坐中書堂。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身肩天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瑋居家一無所爲。然後世或以嬾廢誤入高逸。未可知也。

與李懋老

居家大都無所爲。惟飽餐青山。臥聽流泉而已。從此欲種秫釀酒。作祝雞翁耳。丈夫一發不中。自當摧撞折節以息機。用蘇而復上何爲也。

與次公

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瑩中云。於道初不相妨。辟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美精進。近王元美亦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考早自閟結。政恐萬寶生成時。更吐華萼。如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其病。然復好之不已。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間。眞淺之乎丈夫也。

廣陵與故人

芍藥惟此間爲最。兀坐公署。不得一瓣到眼。如此名花。祇陪徽州賈子呷鹽茶、豆粥飯、五加皮酒。挾新橋笨娼。唱四平腔調自豪耳。邯鄲才人嫁厮養卒。可勝嘆惋。

與茀茂先

憂病之餘。閉門高臥。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爲學道計。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卽同失侯。古人剪爪拭涕。猶且不暇。況有閒工夫爲俗人怡悅可愧也。

與弟

往在維揚。看惠崇山水卷子。秀逸之極。時往來於懷。今日開窗見岸湖諸山。宛如久羈逢親舊也。

與萬吉人

得歸卽樂。何必太速耶。筭程量日。但與勞慮無益耳。孔彥深常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偶留同止。遂停三載。

家人莫測所往。此果何人耶。

與聞子將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爲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迫晚意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留橫山一帶。以爲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巳竭而歡有餘乃佳耳。

初度日與弟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此後當作置睫想。庶有開交之路耳。列缺之光。一瞬而逝。長我者。少於我者。親知巳去數人。長沙岑禪師摩亡僧頂曰。此僧卻眞實爲諸人提綱商量也。

與楊寒雲

調公如枝鹿。見時貴輒駭去。乃獨喜與余兩人周旋不眞。視此海鷗。漸有可下之色矣。

與次公

輔理作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導欲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熱食發淫。生啖增恚。當剏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與聞子將

衆生福業。日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巳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由讀弟之書

乎.

與何非鳴

昨晤黃水簾言戊辰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回生之機.弟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興顧而樂之.後有富翁爲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復至.夷猶不懌.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看耳.

與潘昭度

宗玉將歸.須命過春浮.一極譚文章之事.文與可襪材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郵亭而不使人知.亦是前賢美事.然當世如有習主簿其人在.此又爲第二義矣.

與次公

途中宴會大苦人.諸伶似偶.有聲如牛.肥皮厚肉.濃茶細酒.纔到喉間.盤詰數四.終苦面生不納.入此中人腸胃.便如輕車熟路.徐家肺沈家脾.人人一具.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博得此一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又

到家已近.爲風雨所阻.欲歸不得.江上看山.意興都盡.昔人云.青山秀水.到眼卽可舒嘯.何必居雞落下.乃爲已物.此全不識痛癢耳.

與馬季房論詩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眞實.善畜馬者.初不令其跳躑.每夜必緊其啣勒.不容親水草.旬餘

浮膽盡消筋力怒張日馳數百里不倦饑渴不能爲之困作詩而多蕪音累氣皆由浮膽未盡耳

林增志在先瑞安人與李小有

遘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菩者不使疾趨其向上一着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

張可度圓筏更名二嚴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瑤星叔與周櫟園

嚴觀自古卿相之尊必有布衣之士與之頡頏相上下雖出處各適所趨而霄壤兩相爲映如寇平仲之于魏仲先張德遠之於蘇雲卿是已近代宋鵝池徐文長陳白雲遺稿若非遇太室中郎伯敬三君子取溝中而黼黻之拾爨下而宮商之幾湮沒而名不彰矣今先生夙身慧業當代偉人憐才之念上通於天嚴親見先生蒐羅四方之遺佚而表章之賴古堂中奚止數十百家亦既海內所歸心哉有家兄紫淀者學雖未至於大家守則猶嚴夫處子今不幸修文地下生平著述除文字不錄外其五七言詩歌有數十餘萬言與目前號爲名家者亦自有別目前名家備一音止耳而紫淀之詩有事關國計者有念切民瘼者有揚抑賢聖者有憑弔仙佛者盡詩書與禮樂皆神用而天行但其生前無立名之章身後又安得有傳世之心而千載奇逢適值先生同居里閈嚴推先生樂善之念普觀四海折節吹噓有一士弗耀於光

明若已推而納諸塗炭其扶持風雅有如此者嚴不揣以紫淀之敝帚妄欲先生剞劂之借明公之法力存作者之苦心使六朝江左間留此一段佳話傳之將來必有起而誦先生於不朽者所謂太末雖微附驥尾而千里三都賦就經元晏而流行不識可否但其稿皆草創別無副本今欲繕寫成帙請正大方倘蒙許可幸令靖公二先生與紀伯紫兄同嚴校錄編次然後上塵臺覽若先生謂伯玉不獨爲君子則長安中有龔孝升趙洞門陳滭水郭臥侯葉天木諸先生皆與紫淀有文字一日之雅或先生倡率而共成之幸甚

又

近世董元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高遠閒曠之趣耳寧暇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輿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爲然否

涂伯昌（子朔南昌人涂子一杯水）

與客論詩

自口中唾亦惟自口嚥之一吐於地而復拾取則必嘔逆狼藉吐出而止乃日取他人之殘瀋咀嚼其中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

與切晉

偶有所作反覆玩樂而忘疲自慙爲諸生日久傷心往事擲盡燒之已求火炙燈而婆娑宛轉又復不忍昔人有終身擊一筑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奕者溺水珍玩都捐手挾棊杯出沒波瀾中至肉破骨傷不忍棄去子每笑之乃不知其癖若此

李如一貫之江陰人得月懷存餘

與繆西溪

國家不患無相所以枚卜相臣者在格君心肅官僚愊窺伺下膏澤此上等事須從暗室屋漏來玉堂上豈是食肉養高所在祖宗培植幾百年始有老妹丈一流人切莫蹉過上等好光景也佛婆子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方便二字不可作慈悲解俾自己行上等賢哲事是方便自己俾天下受上等平康福是方便天下只要做得徹耳

又時文貞公被逮

重泰山以白君父之前正命也輕鴻毛以從虎狼之後亦所以爲正命也千里之行方寸裁決平生學力於是乎在王炎午疑文山而作文遍粘經行之處今弟信西溪而致柬敢塵懷袖之間痛切痛切吾亦不久於世必矣

劉夢震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刻如優曇光燁照徹大千凡暗室冥坐各與以一枝燈暍路喘息各與以一甌茗功德乃不可有二

陳龍正幾亭合集

與友

上古之人我相輕肯聽人言大本明能取人善日久自然日進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踞定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拔前道破種種醫方又說得現現成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惹動於是愧汗歡喜一時并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故不服善者尤賴讀書

與胡剛中

幸爲男子貴而科第奈何不辨第一流事以配之願令自負其靈貴乎變化氣質是登科第後第一事

與高彙旃儀部

令伯忠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貴於他人多文弟曾於譜末闡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之身於鄙文何有

又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顛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譽慕而已

復錢仲馭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眞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儕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與友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勳略震世。名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穎吟哦。郵筒往復。勳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復塞菴閣老

弟分閫一事。擾擾彌年。痛自推究。當由矜根尙存。時或賈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消息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若云胸懷蕩蕩。無復夔夔。去暴棄幾何。

與人

今人卽甚爲人者。亦云身所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事。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己隔。苟便於己。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慘殊途。其初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忍忽諸。

與友

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蒙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勸人爲善。何敢陷人于惡。

陸　培　鯤庭仁和人。有鳳堂集。

與王右白

夜來予中河肫之毒。軀命且殆。據胡牀以手下腹。矜氣驕傑。飽厲欲死。方言宜蘆蔗。僕人四出購之。獲枝節析而爲飲。擊其腹。猶耆耆然。大不可也。發篋取足下詩誦之。畢。乃疾愈。嗚呼。吾乃今知風雅之遺。可以劾人疾痛哉。退之爲祭鱷之文。鱷隨徙去。儒者尊奬絕甚。號曰至誠。然腐魚之肉。曾不若生魚之知也。軀已朽之骨。絕期日之淹。足下高退之一等矣。七發既奏。太子霍然。魏武閱孔璋之檄。曰此愈我疾。固知窺岐伯方。覽神農草。不若登賚翰墨。膏沐詩書。爲得寡疾之規。怡身之旨也。

與姚純甫

鱸鱖比目。乘流而躍。至海。大魚凝峙若山。失水者誤泊其背。峯巒可登。縱飲酣會。勒石詠詩。放舟而還。魚臥不覺。動靜之異也。出雲致雨。崇朝滂沛。在此不在彼。

與驤武

龍舒方密之優於天官易數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不能遠絕其弟直之亦工是術客匿黃錢一命筮之直之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爲光竟中錢座客莫不歡悅謂化密之教也然聞密之斷決十中六七直之中其九豈非等精妙絕師訓者哉

與吳天署

米中釜衣中裁木中尺寸音中黃鍾已矣過此滿而溢華而侈木秀風摧商角亡國又曷貴焉

洪吉臣載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先生此錄於諸衆生爲慈悲父爲清涼月爲返魂香爲阿伽陀藥爲廣厦千萬間於諸佛菩薩爲法王子爲醫王孫爲眞法乳生爲眞法供養爲眞光明幢普渡船此卽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盥手焚香錦囊什襲公之同人同志而已

胡　澂靜夫致果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以僕往者災木而虞山石湖二老于皇伯紫澹心諸同學不吝詮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比玉有云撿一年中詩稿冬餘之樂僕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歸我黃山白岳間誇我父老平生願足

顧錫疇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爲重且難。功至百姓。爲輕且易。宋哲宗盥而避蟻。程子以爲推之卽帝王之要道。古聖賢設法教人。如啐盤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今使夫人偶然朵頤鼎俎。染指血腥。輒如冤識游魂之啼呼其前。而刀山劍林。焰鑪沸鐺之追其後。心常悲苦。心常怖懼。則推而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居上治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百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將亦不棒喝而悟。不懺悔而改。於以破天下夙習。而共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轉丸千仞、決水百丈也哉。

張元輔相宸。口口人。

與李小有

跳丸冉冉。焦鹿忙忙。方爲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晷極忽明。利名勞攘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歷歷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而已。

王光承玠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宏嘉諸子自宏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於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於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上法要其寶玉弓矢殆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宏嘉諸子本於盛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又本於宏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又受封於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一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子搴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綰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同社諸子皆持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爲傑出浣讀華萃集六卷高雄而深廣蔚跂而蒼涼有函蓋山川噏縮日月之勢其於近世名流略似獻吉而實不從獻吉來蓋得唐人之大而生其威誠風雅之虎豹也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國哉卽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謁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妄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宏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爲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爲淮陰鄭侯抗車曹參之前而何有於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家而碌碌廊廡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者矣

趙明鑑珍留虎林人炙輠集

答周五溪

遠惠詩賦。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諭文采之說。援指水木。蠻蠻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旨。徒深望洋。奈何。愚意直指典經。精妙如老子。幻宕如莊周。元永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足徵。故鉛黛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縟采利言。而綺辨本乎情性。然張衡尚摘史班之外濫。傅元猶譏後漢之浮煩。學者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尚指陳而開示之。

臧懋循 晉叔。吳江人。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兆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眞以鱗羽之艱。抑爲華歆終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落莫莫。有林下風。詩與勝情。諒當不減疇曩。第兒女婚嫁。併在旦夕。恐不免賣屋之耗。嗟嗟。尙平將如五岳何。不佞於文章家本懵昧無所解。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處世。不縱橫萬里。便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縱塵念未能斷絕。姑且鷄肋於無競地。乘其暇圖之。顧自通籍以來。忽忽三載。所夙夜者。率吏肯應酬事。卽有小小篇什。亦無當一斑兩斑。徒爲夜郎王面目耳。公孫伯珪有云。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佞固無類是乎。

上潘司馬

昔賢之義。不以知己易感恩。故有謂日受千金之祝。不可爲知己者。某何人斯。有此於明公哉。別來載離寒暑。每一望旌旄粲戟。槎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注仰。而禮數隔絕。音徽曠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顧

寸鐵皎然未嘗不思爲知己死也倘明公不察朱亥所以不謝之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某負心則某有立槁耳敬屬豎子奉候並布區區

陳子壯秋濤南海人南宮集

東孫念先

黃愼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而運以米顛之意又是一變格非若今之怒目張拳皆草竊之餘也昨夕夢爲君侯作天然研贊覺而不遺一字甚異不知君侯信有此石否書奉一噱此研在他人爲上駟若出自君侯則次之蓋咫尺端溪而失之遙聞聲而相思恐蓬萊別島非海岳袖中所能招致也

與凌茗柯

十載窮途再叱蹇足門下尚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日色爲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爲榮有味子卿之言會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忘也門下意義入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向背舉不得而間之從古未有不爲眞人而爲名臣者比出搜材於東魯入決籌於瑣闥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季咸所能識太冲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親課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擬作京貴牘也

余大成集生江寧人龍秋殘夢

答友人

積如許歲月。歷如許風濤。酬對如許不同心而同事之惡知識。而所奉之爲先得我心之同者。其人忽復聚首於如許歲月。如許風濤之外。當不知各出何等手眼。動何等齒頰。掀翻何等世界。乃了畢此一日相見一回事。而相見法亦只如此如此而已。始信古人或千里命駕。不妨與盡或交臂默默。別復相思。亦各有以耳。

答心燈

前有簡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回字頗有不然之意。請直以念中之謂謂。易口上之諾諾可乎。裕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用譬喻。反覆淺言之。譬如寫字然。自蒙童時。便學寫上大人。祇這一箇大字。誰不會寫。爲甚麼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蒙童大字少一畫。羲之大字多一畫耶。又爲甚麼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鼓吹。而後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躲法。後學撲法。若單學得撲人。不學得躲人。撲一撲。撲去時。蚤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躲法。不受我撲。故以彼人正躲時。便順手有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來時。我不學得躲法。便遭彼撲。故所以說教拳師傅。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留打徒弟。故既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會幾箇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撲打幾場。方信得過。適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關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撕撲。他日出得門時。驀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

要做蔣門神任原去也。況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士這箇信得過之自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爲自己之自己乎。抑是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卻又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本行。卻專要做擬程。饒爾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眞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他不遲。所以揚雄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元。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來覆醬瓿去也。

雷士俊（伯巖涇陽人。家維揚。艾陵文集。）

與鄭廷直書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與周盛際

皇明政治歷三百年。而國史未具。足下欲做朱子綱目而爲書。甚盛事也。然弟深以爲難。其在己之所難。而可得自勉者。一曰公。一曰明。一曰才。三百年以來人有邪正。事有是非。我一一如其人與事以書之。不狥愛憎。不循毀譽。斯之謂公。邪正是非。何定之有。今朝夕與處之人。目所親見之事。詳審熟思。區別猶未能當。況數百年之後。相與論數。而傳襲又久。事失其眞。盡斷以一人之見。能無差謬乎。苟無差謬焉。斯之

謂明然其人非有德則不能公非有識則不能明斯公與明之難也邪正是非口訥者猶不能自爲之辭若舉而載之於書使其邪正是非之狀與其所以然之情曲盡旁通粲然如見則齊於馬班韓歐矣人之邪正事之是非不絕於世而馬班韓歐千百年而一見斯才之難也足下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而文詞雄傑輔以章民光升此三者或不足爲患也而有厄於時勢非己之所得爲者雖孔孟亦無能爲也古者史臣奉敕編纂其書之所必資者間遇闕亡下詔購求輒踰年歲然後能備今二祖列宗之實錄與公卿大夫之臧否館閣所藏疑多不存間有存者散在郡邑欲以草野賤士而購得於一旦知其不能也若購求不備但以從信錄吾學編一二書分合成帙則脫略遺失爲天下笑至於事跡散亂類次而鈔寫則有工役紙筆之費禮樂刑政條緒多端必良朋晨夜羣聚講求然後前後貫穿義理確當則有飲食屋居之費此數者豈不足爲難耶

再答周盛際

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之憧憧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故詩文爲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離去炎熱得休息於清涼樂何如之

劉廷諫咸仲通州人雪菴初集

與繆西谿先生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心者即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

以一日可以百年。蓋空則無先入之見。平則無據勝之形。因物付物。如數而止。纔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能不落第二義矣。如某也處。及問其所以處之故。則曰某言之不合也。則曰某疏之相左也。夫言之不合。疏之相左。要亦不過各抒其已見之所至。而於以質之考功之法。皆無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劉氏治春秋。向主公羊。歆主左氏。父子天親。不妨彼此。又奚必合天下之人爲一人。合天下之人之口爲一人之口。而後爲君子哉。且今之所謂君子者。非敢曰非君子也。第必欲天下之君子。與非君子者。而一一君子君子之。勢則安能。蘇文忠豈非君子也者。而考亭至以爲得行其志。禍必甚於安石。夫天下而皆考亭其人也。猶不能不與文忠異。而況其凡乎。一枰之上。三百六十黑白子。出乎爾者反乎爾。正恐此亦一題。彼亦一題。將來題目之爲害。當更有甚於今日者矣。

與倪鴻寶

我輩兄弟。以神相往者。且十年。而乃一聞問也。語不盡於赫蹏之餘。意乃藏於酬應之表。針鋒共逗。水乳爲緣。此亦古人論交之第一佳話佳什。稱許過情。且感且愧。殆不覺顙汗涔涔若雨也。里有放婦齲齒而笑。蓬首而搔。而朱之粉之。衣之綈之者。曰吾以憐昔日之好也。愛而忘其醜。一至此哉。年丈之於弟。將無同。

又

小集一册。去歲曾言之。今究竟不能自割其醜。必欲乞一言爲重。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

讀古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作。媿汗欲死。弟學術娖淺。率爾應酬。既非中宏外肆。發於持滿之餘。又匪一紀十年成於深湛之後。隨意抹掃。蟬噪蛙鳴。此其媿汗欲死。且當數倍子京寧待細讀古人文字。回看而後知之。而究竟不能自割其醜。斯亦弟之愚也。已雖然忖留神遇魯班。則深匿不出。問之曰。卿善圖物。吾不敢以貌露也。弟謂忖留亦愚。苟得公輸一圖。人將貴而重之。眞面目畢見於世。良大愉快事。何以匿爲。今日者乞靈一言。見之者不曰北鄙劉郎之物。而曰上虞先生所品定之物也。不將貴而重之乎。弟又何敢効忖留之智。而究竟自匿其醜也。

與孫北海

我輩束髮受書。便思服官。然至服官。而道路轉修。學力轉難。站定腳根。展開眼孔。無論邪正之界。先欲分明。卽至顯晦之途。亦須放下。而後可以居身。可以立朝。可以垂世。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寧第曰官也。官也。而已乎。千里之行。始於庭際。願言好爲之。谷風之嫗。頹然放矣。見于歸者而秣馬誦箴。娓娓無忌。彼姝者子。其能不實厭且憎而有遐心。劉子將無同。

與劉簡齋

放廢之人。歸來況味殊不惡。沐酬眠食。日與丹鉛蠹魚。相濡以沫。因欲將銓司舊事。摘刻成帙。然非借海內鉅公一語。青黃溝斷。亦蔑以濟。而又性與人殊。雅不從名位起見。要必如所謂私心向往。針鋒水乳。其人者。而後因之以生色。明公其無意乎。彼棄者婦蓬首垢容。中閨羞與爲侶。而猶取于歸秣馬事。以對人

曰吾向者宛宛嬰嬰如是如是斯不亦可笑之甚乎

徐　增（子能吳縣人九諳堂集）

與申勗菴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爲罪人之首欲改絃易轍者又不深諳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俎豆王李譬如烏衣妙士一旦而服高曾塵腐之冠裳鮮不笑其敗落者矣然余於此日有深幸焉世人每安土重遷夫唐人之詩猶祖宗之甲第也王李之詩猶子孫在外別治平室一區也鍾譚之詩猶子孫不肖寄人廡下也今之復事王李者猶公侯之子孫賢者思復舊業幡然去人之廡下而仍依止於別治之平室吾謂人不思更動則已既有更動之勞何不少加拮据竟歸祖宗之甲第堂構依然坐而有之之爲當也

又

唐律至杜子美愈覺其難至白樂天始覺其易人情所趨勢不得不爾子美詩鏗鏘磊落譬如高山大川苦於登涉樂天詩坦蕩眞率譬如平原曠野便於馳騁於是人皆畏杜之難造而喜白之易與自長慶來樂天桃李種無隙地而不知樂天詩學正不易也余嘗謂學白詩如順風揚帆於江河須得把舵人子細方得不然其傾覆之患反甚於石尤廣大化主拯救不得奈何今之假口詩者往往金鑄樂天持詩教者又往往集矢焉恐樂天兩不受也夫學樂天之難不難於如其詩而難於如其人樂天胸懷淡曠意致悠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聲牙詰曲之累能如其人則庶幾矣

又

人每以參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參禪罪過不小矣。嘗見忙人。忙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即無事亦忙。又嘗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輒思作一事。即有事亦閒。惟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張芳蒻人句容縉家江寧。

與黃俞邰

足下石經攷極似六一公文字。用心極細。若閉門無事。以五車藏目。各加是正。勒爲小論。所謂發微蒐軼。考異訂訛。俾端臨夾漈長睿諸公。失其通博。亦當今一快事也。非俞老其孰能之。菌生向未披衿。固已通夢。心太平菴之九十八種。如芝草玉英。不自人間向來所見數種。大抵廿年前花想雲思。香才艷世。迨日妍月濡。歸極清微。則又抽玉匱之隱。嶙灑金壺之奧賾。淵乎妙哉。可能以一二見詒俗士耶。伯璣燮葉館集眞似其先伯玉風流。東南如此兩麥。何向來皆未之遇也。

又

心太平主人。不意遽歿。異書求易得。名士壽難延。此弟近日悲囚菴句也。吞聲涕零。豈必在定交之後哉。

又

午秋捧檄不前。臥疴荒寺。每憶石交。清言妙旨。洗滌聲利之想。至元亭蕭遠。攤書永日。此眞叔度名齋。豈復蹴躋塵囂者所可望其項背乎。弟以困人。膺茲殘徼。疲黎褊邑。短袖難旋。雖游蟻自娛。餔肝博譽。竟復

何味。寧如登江夏之故第。刻燭讐書。分籌聯韻。萬石三台之貴。當不與易哉。野史亭以元子傳。月泉社自吳翁昉。今古歸然。久而愈烈。果噣榮而噣賤也。錢牧翁舊朝遺宬。賴有選詩。俾煨燼復光。今此翁尚存。寧無續編。如石齋、念臺、愚公、伯玉、穆如、文寺一流。可爲谷音乎。初學菴集。聞已刻傳矣。盟翁能爲弟多方覓得一部否。窮徼僻邑。飲食藥餌了無可應。矧見聞之廣。引領著述。有如饑渴。

又

客夏在衡陽得捧教尺。如清風習習。滌我歊蒸。何移情至是也。讀自壽除夕諸詩。温雅麗密。不忍釋手。詩品在次山篋中。伯原谷音間。俞老方壯齡。進步已如此。蓋天授特高。又資學力。當獨秀江東。匪阿私也。弟少年於此道爲花鬘所縛。幾入魔波旬。得執友如何大心、王藩室二君。勸以詩文必宗杜陵。與廬陵二家。廿年中摩挲二家。斷爛其本。志力強固。復旁及後山、剡園、長慶諸家。以爲學杜不當類其聲態。寡尤處正如近日虞山公之指。然大抵廿年以後。咿唔制舉。未能一意爲詩。習其變化。惟壬午癸未居憂杜門。甲乙之間。世當鼎革。此時有數十篇。朴宛沈痛。尚可與言。其餘涉筆聊紀歲時。若宜江集。陳垒未淨。靦顏向人耳。何敢當過相推許耶。近日陳伯老有字見規。以唐人風神韞藉所在。眞我師也。常目在之矣。牧齋集四十本。所云碑版與辨難之文。弟反覆讀之。誠如來教。先輩讀書。立言有本末。通古今。未有踰於此老者矣。

與陳伯璣

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律詩。其說卽起承轉合之法。亦卽顧中菴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說詩之法也。弟久

信之。今得此老闡繹。可破世人專講中四句之陋說。而王李一派惡套詩。大抵不明於此說。以致邯學究。坌氣狺聲。塗鴈綴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聖歎以前未聞於菰蘆。爲人大概。想璣老必稔知之。其人評輯諸說家。大有快辯而傅以禪悅。故能縱其才情之所至。獨左史諸評。尙未傳到。不審宗趣若何。弟深欲聞之。

與李小有

陳希夷謂吾家忠定。一生辛苦。如人家張筵笙歌鼎沸時。中庖火起。賴子撲滅。今先生甘澹泊。耐勤苦。享福懼有餘。簡身懼不克。利物懼畏難。嗚呼。由是心推之。其功業之所就。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尺牘新鈔卷之九

龔鼎孳 孝升 芝麓 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弟仗芘布颺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蕭瑟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慙澗愧之甚悔此小草困倍飄蓬惟時詠京雒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之何以自愾惜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時能去於懷塵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晤間業將台札手致殊慰戀戀故人誦老社翁九歲時詩共相擊節覺王子安未是俊物耳浮雲黃鵠合幷何時想欲知弟近狀者故以告

又

江流無聲故人欲別戀戀燕磯百尺遂爲千古銷魂之地而知己情深覺桃花潭眞淺矣別後惘惘如有所失此間寥寂都不堪破愁惟一薗次足當寒山片石耳寄示古體詩遂成絕唱筆力雄勁吞吐大江片懷抱更自蒼遠合十二絕讀之蕭蕭颯颯河梁風日千載猶新也

又

久候台駕不至知爲雨阻也長歌之妙裂石崩天時而玉勒輕裘時而冰車鐵馬酒酣耳熱如登謝朓峯頭搔首問青天矣奇快何可言明日雨不霽尙不能放舟定候知已過話也

又

大雅寥闊。以先生爲典型。十載神交。隔年遙和。得參氣誼。匪自今茲。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寄懷芹遠。含歎悽深。金石相宜。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據最上一層矣。必傳之業。讚服何窮。贈弟一篇。推獎過至。附特進之咏。與五君而並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爲不恨也。應酬小輟。當操土鼓以謝金鏞。拙刻二種。拾瀋花間。不免爲大雅罪人。附去一笑。

與方與三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夔州以後。而詩益老。子厚播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海外之游。直云奇絕快平生。則僧崖萬里。桄榔一宿。竟是筆墨間縱橫光怪之所變現。舒亶李定諸人。皆著作之功臣。而杖屨之益友矣。然此皆游方之內者也。足下奉侍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指圭景外之星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人物。方言往蹟。險譎奇觚。率世人耳目所未經。亦意想所未設。如華嚴國土。身雲涌現。層層剎換。子雲握槧。累油素而難窮。博望鑿空。驚葛醬之乍見。不足方斯汗漫。狀彼嶔崟矣。今幼安浮海之船。已歸故國。初明夢中之路。頓失天涯。回思關吏聞雞。柴車出塞。感飄零於絕域。聚悲喜於一家。知詠長謠。當歌對酒。迷離嗚咽。日月如小刼之不可追。詩卷長留天地間。幾淚驚心。感花惜鳥。與故人好友。流連情話。歷數昔遊。頓還烏鵲之星。再睹瓜稜之日。頌國恩之浩蕩。悟天道之平陂。此不當與古人僅較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乃其頓挫音節。鑱劃蒼涼。寫難狀之

景。如在目前。撫稗官之言。都歸大雅。置之古人中。故當高踞浣花一座。豈止與玉局老人。抗軫而交綏乎。獨是足下既返玉門。而漢槎猶淹留沙磧。讀其篇章。淒麗哀動心魂。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堂。殆無以踰。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繇寄賞於焦桐。昌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張民表（武仲。武匡林宗中牟人。原圖集）

與閻審今

邪佞造禍。殃及死忠之人。千古同痛。離亂伏莒。而後執轡擊節。當迫爲奇用。徒悲無益也。泛苦海者。無意回頭。任砥柱者。計惟袖手。吾不知所終矣。

與周元亮

兄可自遂其高耶。僕常竊自忖。爲自己身家做官易。爲朝廷百姓作官難。身家之計。不過攀緣之法。不待出口。從來取富貴利達者。豈其一二人耶。若乃盡忠報國。行志安民。媒忌招尤。因而委棄身命者。豈其一二人耶。默容之明哲。卷懷之君子。知其無益於世。何必茹荼爲甘。足下之志。吾知之矣。

與鍾蟠菴

元亮索文舉堂聯。書去煩轉寄之。碑文尚需時日。老人苦作書。自愛手腕。他時仁兄成名多壽。後自知之也。

與秦京

夫天籟迫於自諧。物情極其所發。風蓬雷殷。谷響林振。鳥鳴蟲嘯。花落水流。無動不韻。則無聲而不詩者矣。舜曰詩言志。仲尼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莊子曰詩以道性情。故知下語自合眞符。賞音不從外契。豈其商兌於古今之際。裁比於文句之間乎。雜體濫觴於醴泉。擬古新豐於歷下。莫不窮研丹素。切響浮沉。譬宋人刻楮。田客鳴雞。徒肖形聲。都忘神理。又或痛鄙摹倣。直率胸臆。謂楚羌吳儂。俱摽掇爲詩篇。流傳於樂府。遂使街談巷議。強協采風。奏雅之音。末學膚辭。謬稱擊壤。濯纓之說。不亦過乎。蓋情之所動。因辭而明。志之所至。體物而會。苟寒情而撫辭。違志而捃物。合之則假象莫助。離之則逸說奪本。詩之道蔽。有自來矣。

孫承澤　北海。上林苑籍益都人。退谷集。

與梁玉立

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又

吾輩讀書。即不能窮極理奧。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頹瀾。吾輩作詩文。即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嗤聲以墮惡道。

王　斥　王屋。初名澤久。字春卿。河南陽陽人。遺稿。

與薛諧孟太守

今春晤王雪肝武林始知聖天子矜念中州士女借寇之意責頗深夫以億萬不獲一之賢守重以士女不忍失之悃款中州又方蠢蠢多故聖天子顧能聽其挂冠長往也哉第室有嘉賓主人爲灑掃盛牛酒案榻帷帳供給之具甚設客用故辭去主人必閉之窟室繞以灌棘曰我不忍失嘉賓弗聽客去其意良厚其留客之法未敢以爲譸也弟斥此日尙未白尊事結局急想一晤傾吐牢騷而以將愼無述沉痾日厲使安道之廬在目中竟不能一行其庭見其人良爲悵然

再與薛諧孟太守

斥頑鈍孑立天人同廢不從湘流卽荷戈扞魑魅沒世耳昨有新額舍逋乘疆場瞥鼠竊守藏應戍者餘許輸鍰自贖廷平日近千金序地增倍噫以之責貪墨狗蔽行獲譴者直尙廉甚如斥二十日不畏彊禦之窮措大奚道而能庇聖天子之寬典譬諸臨饗人子以及曰畀余拱璧虵珠者迺舍若知不免矣

與某

魯子家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明乎工求人之故者宜朝宴叩其閽拜於庭爲丐趨烟賈走市弗足辟也期物存焉而側肩是憚則如勿期然畏執事曰相閔耳寧實有負也迺弗能余間而瀆以要我將坐待命復畏執事以爲不饑渴君惠或曰人實急我奚急也吾弗能爲粱肉立於門而待廚領者進止心戰搖搖焉如昏征失道南北東西罔識攸奔之情之態求人者知之求於人者弗知也足下業矜約而可其求乃數日者不聞命非不獲間則昔人所謂徵君之故矣斥深嫌再三不告而實未嘗敢一刻忘君

之惠。故致書左右。非要也。以明我有求於人者。不敢卽安之意也。情披語直。唯足下察之。

答座師潘昭度中丞

承戒著書。忌憤世語。愛厚良至。然著述、往志也。懼弗克遂矣。柳子厚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厚憂患餘息。神志衰喪。其奚能窮意於文章。矻矻自苦。就閒有嘯詠。不過觸凄風冷月。懷土自傷。夫魚鳥細者。尙喻卑峻淺深。巢堀重閉。況厚危敗之魂。悸迫曲木。明哲保身。顧下羽鱗之憃族哉。且憤世尤非庸人之所得苟焉者。觀諸古人。著湘流之賦。縣龍蛇之書。激楚忼慨。千古下讀其詞者。猶爲之拊膺扼腕。志意酸愴。彼實有大屈於中。而痛哭於竹簡者也。或以鳳伏鴟翔。才杰罔容。或以兎死鳥盡。功高見背。用是不平斯嘑。悲感異世。非然者。匪妖則謗矣。如厚德不彪於里閭。智弗越於臧獲。濫竽一第。空蝗粱黍。無皐陶之才。而慕其功。有胡建之罪。而涼其罰。幸甚。何憤之可言。而發禍毫端。使後之人。復有悼惜稽子者哉。

復鍾百里令君

伽羅慈儉。居然賢婦也。猶不免妒。妒已未足。甚至妒及諸王朝士之有妾媵者。況其下乎。詳繹桓夫人我見猶憐之語。政深妒李姝之辭也。何也。弗知其易憐也者。焉用妒之矣。足下自以蛾眉招尤。如不孝厚。焦氏所謂深目黑醜。衆人莫取耳。

劉　繹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

答李給事同野書

覆漿雖甘。誰注玉缶。擲果雖艷。誰登華俎。去婦有壺才。而難與妖姬爭飾。老驥識道路。而難與新駒共軛。弟如理箏者錦薦玉柱。音調清越。而遇操刀者一劃。兄雖愛音。恐鸞膠神膏。無能盡續矣。弟以此裂彈冠之腸。決叱馭之想。種豆養魚。別究生業。即今天中之南。潢水之側。桑烟松雪。四時稱快。蓋以志雖未伸。而道未有屈也。願雖未償。而義無所闕也。名雖不華。而行未有淖也。位雖未躋。而情無所蹐也。弟狂語還謝。恃在心知。當有殊聽。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伏惟君侯。英達和粹。萬節解應。握符連城。化行黃澤。政未朞月。威動千里。上下相和。商農率利。童子不狎。墊無垂白。令之若風烈。禁之儼霜凝。雖子產豫賈之革。西門投巫之化。未足踰也。近以民風不淳。漸入奢靡。游徒嗜酒。喪其本業。且致酗德日富。鬬殺爲姦。使俗尚淫瀆。科令氾濫。爲害殷矣。臺下盛心。悼風化之澆秕。憫農賈之失緒。迺下令禁市人不得賣酒。欲開黎甿彼晉之志。崇君子令德之懿。使哺糟啜醨者復醒。倒冠臥甕者知悔。蓋至美之清政也。以故百姓斂德。廬井肅然。皆爭捲旌帘。匿瓶罍。覆甖醠。貨麴蘗。竭青田之水。空雲安之春。壚無遺樽。巷乏行槭。不惟禳除酒禍。且令百姓省錢寡費。各思其職。勤織嗇之務。薄荒穢之樂。里中士人。雖久不相見。無問新識故好。揖遜顧笑。一語而退。禮接森森。交際恬澹。如登太皞、盧英之世。可謂遐哉返淳矣。但于不肖輩。則甚有不便者焉。不肖才非豪俊。量復迂陋。既不能辨鄒陽之清濁。又不能效揚雄之滑稽。賓筵載接。媿王贍三術之奇。徵禮若具。乏陸納二升之器。誠未足與議酒也。

但年方強仕自墮邱壑入孫吳以無術逃黃老而匪晚故玩周易大耋之嗟效風人今樂之趣賞情東園聽歌北里或逐童冠之諷詠而寄興壺觴或追父老之杖履而情味酒鄉將謂偷閒以學少非敢惡醉而強酒也今適酒禁方嚴則玉椀塵封牙籌士暗錦箏金罍幽於東序枉矢哨壺束之高閣且使歌童嘯侶潛踪於曲巷燕姬蜀女不見於當壚於是門無方來之朋坐乏不速之客好事懸車絕屐齒於苔階稚子候門取飛蟲于蛛戶使僕輩對蘭菊而切景人之懷持蟹螯而發生事之嘆固君侯之所宜動心也夫食馬賜卮秦軍有赴難之義持觴迴酒陰鏌有獲報之仁倘君侯納僕之言以除酒禁使百姓修洗腆之用舉德馨之祀仍整罏停壺列罇置觚開河陽之桃花披神州之竹葉使士和農交商通賈惠利和而生衆本末以相資熙熙而往穰穰而來烟連於六街氣蒸於三市或睹周京之臺笠或聽武城之絃歌散春聲於樓館飄酒旗以麗天茲非太平之盛事耶

侯方域（明宗禹丘人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閩漳事已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草野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松澗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烽烟匝地誠宜大破籓籬收拾才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忮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

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一輩。說者亦必願西銘鍼漢士之褊狹。藥宋儒之闊迂。刓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虞山之爭枚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多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于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于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于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陳定生論詩書

詩壞于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救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卽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尚未免。蓋鍾譚所爲詩。蟲鳥之吟。雲間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于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烟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眞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王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犖、英英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閭闔冕旒。固屬氣象。水鷗風燕。得意容與。容非氣象耶。推而至于太原眞人之裼裘。曲江仙侶之彩筆。任城豪飲。斗落參迴。玉門愁月。棘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

與任王谷論文

僕少年溺于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

皆斂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斂氣于骨者。如泰華三峯。眞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于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峯峩于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嚚。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于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靦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illegible]漫織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博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

葉秉敬敬君西安人。

寄吳賓暉

今之文誠好奇矣。僕以爲實未嘗奇。今之談文者。輒曰必無奇矣。僕以爲實未嘗眞識奇。夫文者何也。如

織新錦。必不可帶腐絲。如畫水墨。必不可帶俗筆。如奏鈞天。必不可唱野腔山曲。如調鼎鼐。必不可放酸醬敗醯。今曰必無奇必無奇。則是抽爛繭。漚脫麻。可組龍袞。著臙脂堆金粉。可畫輞川。蛙鳴蟬噪。可以躍鼓辟靡。而五侯鯖不乃羹。可以煮菽俎豆也。必無之理也。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既曰文矣。焉得無奇。如其不奇。是不文也。第奇自有平正之奇。有邪祟之奇。今之嚴于正文體者。正欲去邪祟之奇。歸之平正之奇。非欲去奇而歸之不奇也。今人纔脫卸一領藍袍。便作老先生話。說平說正。老頭巾氣。大是衰颯豪氣。且自己烹龍炮鳳。鼎味要湯。而教人斷肉餐蘆。野芹爲貢。僕不能爲此瞞心語。

答沈玄海

自昔挾伎倆輩門中。妄希長袖。乃今世之蟣事。便爾捉襟。大似黃楊遇閏年。止堪退寸耳。左右並是疑人。詢以疑事。愈長疑塚。寧自憑虛。億猶可偶中。豈容以舌澀音慳。討聲口于雪衣娘喉吻也。

寄鄭問卿峥陽

以敬之才。止堪老于文字蒐裘。而濫竽水部。刮毛龜背。何時成甔。顧芭蕉非有慧耳。卻能聽雷。葵藿雖無明眸。翻能看日。不肖所耳而目者。有已成事在矣。有如豨膏轉軸。穿不可方。則獨賴千里之遠。惠我好音。遠望林間高臥。如張司空歸洛中。得羊公午橘莊。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幸分半暑之暇。損手尺以度我。

與姜神超

原稿諒多點竄.幸付我.使知所裁.昔鄧夫人傷頰.補而益妍.不佞之頰.政賴足下爲白獺髓琥珀屑耳.

啓黃鳴谷座師

敬之所以感吾師者.非徒以青雲其身之爲快.政以齠年認字以來.洎于弱冠.蚤有志于聖賢精義.如魚猜水凍.猶澀其行.狐聽冰堅.未前其步.偶以晤合於師.方敢自信不疑.而又得從容以侍函席.奧旨元言.開關啓鑰.踏翻千古窠臼.指點一派舟航.此情此感.故任世情榮華外耳.

與永平程蘿陽

肥如鉅國.得荷洪庥.萬項玻瓈.人均滿腹.一林翠樾.衆藉息陰.去燕咫尺.洋洋頌聲之載道者.塞于都人士耳中久矣.春風既暖.于盧龍舊盟不寒.于鷗鷺.故桑梓之芽蘖.靡不思托紅錦氍毹.以害餘燠.望濃陰蔽芾.以冀弛擔.若孔大博君者.素所受知翁丈者也.平生慷慨.俠骨嶙嶒.口不言錢.舉卻阿堵.今有所挾而來.思以潤渥途邸.而費大不貲.澀囊如故.夫其庖下冰鱗.聲應馮驩之鋏.樽中醽醁.芳陪陶令之花.斯爲潤涸倍于西江.涔苗賴于甘澍.非藉沛澤.何以滋之.于其行也.祇附候忱.

答張參戎明初

翁丈腰不落之劍花.彎常明之弓月.風動金鼓.霧濕鐵衣.人倚長城.國叨砥柱.聲名藉甚.喜而可知.昔鎮三衢.地方安靜.士有投石.山無伏莽.弟當其時.方且液涸墨池.香銷蠹字.而翁丈輒垂一時之青眼.稱百代之鴻儒.見片毛卽云吉光.聽半響卽云韶濩.投壺飲酒.彈琴賦詩.卽今回思.猶如昨日.莫云過去.便是

前生也。嗣是別去各在一天。長安會逢相知重聚。不肖寂寥于郎署。翁丈蕭條于客邸。愛莫能助。把酒爲歡。一去汴梁。又成闊絕。茲以宦游之倦。枕漱石泉。何幸大將之旗。近開東海。鹽官咫尺。保障聲聞。躑躅山林。未能走賀。乃承惠問。駢錫佳儀。多情若斯。令人感慨。但慚無以報。如何如何。聊書箑幷小刻。奉似郢政。以翁丈愛琴。俚句新作琴語。可資一噱也。使者爲言尊意。欲招小艇一游。併促長安之棹。弟以絲竹青松。結盟已固。留連眷戀。未忍割離。歎出門一步爲難。望海上一綫如天涯也。蜃樓佳氣。徒勞夢魂。嗣容努力勉圖握手。

方應祥孟旋。西安人。

東李叟一

當今道德文章。竝推主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附氣類。以跲踔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者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士。猶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科之大。鳥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兩伸于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嗶嗶晝夜僅爲司而無當于普照者哉。

答費無學

千秋之業。抑而就一時之制。光怪駿慆。跲籍靡上。里中兒未見駱駝。而詫馬背之多肉。又何責焉。

徐日久子瓌西安人別集

東吳伯霖先生

小園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花木之無長進須人奉承高自鼎貴者俱不蓄

與聞子將

丈夫處世止須自裁政恐上轆轤時自己把握不住若更瞻前顧後因人行止陋矣陋矣

與譚友夏

兄近日作文象意否象意是好事極不象意亦是好事

復聞子將

做秀才時最難耐者提學卻是一個今來作縣相牽制者遂十數人皆能以咳唾爲風波即頃刻變霜露弟今儼然見效矣閉門待罪視山中靜坐掩關時心事何如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渠所能制亦難道得此中無礙如往時即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祇增人嗤笑耳

復友人

僕好讀書恨愚好山水恨俗質任恨弱坦懷恨疎樂從遊當世名公恨見人輒面熱惟喜功名而數不偶則不恨耳

與方孟旋

讀史得小心之說。此是戲論耳。今之見效。正患在不能大膽。兄知我者。故亦遂披露以告吾拙。幸勿示人。令門外漢。亦復來窺吾底裏也。

復翁子遠

今有一事相長。只穿衣吃飯間。有妙文章在。兄無忽過。顧求之人間閒語。恐不甚濟事也。孟旋先生在事內人。渠常說事內人誠而不明。事外人明而不誠。可自記取也。

與本學王廣文

弟率意任情。本之愚暗。雖循例不能無軒輊。如此要未足窺諸兄萬一。但念是非本無所定。期于自得。則雖以鄙人之偏見。于以爲他山之石。則有餘矣。連日酷暑。又爲漕事被上司煎逼。念爲諸生時。讀書甚樂。幸傳語諸兄毋輕放過。不及時受用。行及矣。

與王遂東

往聞有能文之士。曰張以諗曾大羽者。今始知是青浦諸生。不肖未見其人。然念之不置。幸台丈自拔之。不必使之知出弟意。知之更多事矣。

與韓鵬南

所舉諸人。多不識面。卻不知此衷何故不能已已。昔長公有言。見人飲酒則爲之酣適。見人病已則爲體輕。而況才名之士。得奮焉自拔。不憂屈抑焉者乎。竊見台丈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故敢以所嘗畏服者。

剖心相告.

復黃經甫

未中時.聞道縣官難處.輒不謂然.便對人發許多議論.正如談無鬼者.鬼辨亦窮.而世間實是有鬼.尙口之人可笑如此.今報及矣.足下天才駿發.決無此業.然亦願識之.無爲世輩所揶揄也.

與兩學師

葛文宗文體八義見寄.眞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現菩薩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復陳子金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爲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眞是無處不經手腳.卻從來未曾附一姓名.每見省下牌坊雄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絕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覓不朽.或海內有知己一二人.堪爲異時話柄耳.兄以爲何如.

王相說 鞠劬.泰州人.自選尺牘.

覆鹽臺鄧

老公祖有見于黿苦商困.此眞課逋之本.而實弊隱之標也.蓋黿皆自苦.商皆自困耳.譬如士子進文場.

多攜童僕護持之術愈工而擠雜之勢愈盛愈欲前而愈不得前使煮鹽者如其應出之額支鹽者如其應入之額則利且不可勝用何困何苦哉然此入骨之病已不可除去其太甚在老公祖料自了了謬蒙下詢敢諱迂疎謹率筆數言唯祖臺笑而置之

答道學辛全

讀養心錄知足下之于道深矣不佞願效芻蕘少爲刪之易之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唯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僞雜者溷之而于醒世捷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耳

嚴首昇（平子華容人瀨園文集）

答江陵詩社八子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不可也

與王明最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竝有滄桑之感秋厓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人不識爲何人也

又

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轗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即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王季豹

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歷數古今。斷未有廢事不爲。得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分才疎意廣。病正坐此。等以自砭。因爲仁兄砭矣。

又

此輩小傳小敍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列傳。便閣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亹亹到底。與之議天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牘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室。石橋竹徑。厝置如意。一旦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爾。而顧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幾何也。

與陳子貞

獻吉之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而理事與致。無一足存。此塑古文之像者也。

又

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它人子何可愛哉。

答華藩王午.

盥讀手書.摹寫旅次蕭條.如謔如嘆.筆端有詩畫矣.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瓊宮瑤殿.一旦而華門圭竇.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而說法耳.

與高彙旃

楚史未了.時刻在心.郵便不妨時時檄催.以當鞭策.唐人云.能事不受迫促.若昇者.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與黎耳菴

土室各成.有投老意.顧弟與兄.自殊絕也.老兄宦遊十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乃裹入布袋耳.弟則炫玉不售.因以韞櫝者乎.一笑.

與魏織仙

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喜慰喜慰.世界如一場筵席.暴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大班散去.先生觥籌興闌.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卽席.何以堪此.雖然.不應又顧而之他也.一丘一壑.願與先生共之.

與陳斗翔

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往往多僑寓者.至死不願丘首.盍井里親舊之間.非淡寂人所宜爾.客渚宮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坐敗廬.食薑韭.與共人談天下事.何可得也.

與陳小有

傳箬公書來知曦侯先生一門遇害弟將爲此翁服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道人自不得不以古道待之往讀史漢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傷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意今日恐不爾覩曦侯事使人不敢以爲善自待江河日下雖盜賊亦有然者附便不既

與錢彥林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妄談天下事顧以款段自甘之才生當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頃乃挾持來京師遭故人黎耳菴于路見驢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遲白門刺書漫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概堪彈鋏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金于幼安而乞餐于靖節豈計之得者哉

梅　磊（約司宦城人譽山文集）

與周樑園

避暑山居了無一事搜敗篋中僅有四家集因重爲評隲請先生質之北地奇肆矣但語病率易太倉博大而格苦不高新安工練而氣嫌不逸至濟南有意鈎棘僅貌其句乎古人之法全未有也不知太倉何以心折眞阿好耳要之皆不及北地遠甚以北地能疎能使氣也近見守鹿門震川門庭者排擠太過無乃蹊田而奪牛乎先生具眼平心持論以爲何如如其未善不妨往復開示

與兒耘

客有過余問詩與制藝孰佳。余曰制藝佳。客問故。余曰詩能窮人。制藝能富人。請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此雖一時戲語。實切己之論也。汝輩自誇王謝門風。究與饑寒何與。可深思之。

又

昔朗三兄嘗言吾守先季豹禹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丐其竿牘。我既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驕惰。亦無繇生。成己亦所以成人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嘆。

與周櫟園

昔人云。吳李以前畫實而近俗。荊關以後畫雅而大虛。自元人一以唐相高。無論六法。宋人幾無生活處。先生所示諸畫。尚留得一半在。要之積習成尚。風會使然。噫豈惟畫哉。

余　懷潛心。莆田人。江寧籍。

與周櫟園

風雨孤菴。歸情如霧。回首西湖。未免作天際眞人之想。嘉函竟成畫餅。頃亦卽還吳門矣。古人取石壓艚。今則取石壓囊耳。時無裴寬。豈能使張徐州揚眉吐氣耶。言之可爲三歎。刼股詩。得大篇眞可壓倒羣作。此君藉以不朽矣。在吳門喦望旋帆。倘得方舟幷駕。同歸秣陵。亦一快也。

答大初索畫

眼前國土。筆底江山。不假一毫氣力。總是現成受用。莫學他頭上安頭。今年在這山裏坐禪。明年向那山裏結夏。打算到臘月三十日。看你有甚麼公據。道人今在紙皮墨點上。通箇消息。無滋味中也有少許鹽醬。一一透得過舌根。管教你入骨入髓。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既云出世。當有出世事。這斷紙殘墨。要作何用。若向這無用處。討著巴鼻。轉一切事。而作佛事。借錯認枯木寒泉也。莫去尋枝摘葉。雲溪他日。得其精而忘其麤也。

劉　城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仁兄以著述大業。每札見教。故弟凡通候。輒欲率胸懷請教。而作郵者。必匆遽相督。倥惚數語。定不得了。前後如此。殆非一次。眞恨事也。拙詩請正。近狀益不得佳。出口都無好語。因念子美老來詩律漸細。即此豈後人可及哉。雲子何遽乃爾。痛絕痛絕。平論殊不苟且。大抵此兄胸有本領。醞釀頗深。偶及纖尖。無傷大雅。其于世事。久在即離遠近之間。與世之有嶽嶽者不同。故所收人與詩。亦小有出入。要之不損雲子本來。不足爲譏也。

凌世韶　蒼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瑕公

噉麵小過。火證復攻。苦月餘。今漸平矣。饑飽涼燠。皆足爲衰老之祟。危矣此身乎。頻損惠貺。何以堪之。秋氣已至。當完公逋也。

沈　灝　剛倩。吳縣人。

與羅瑕公

山窻寂歷。林雨蕭涼。仁兄攤書下帷。愚兄弟愧無將悃。方切徊徨。韋刺史不云乎。何時一尊酒。遠寄風雨夕。令人黯然不能讀也。讀新什。青蓮不足稱天仙。摩詰不足號禪那矣。羨羨。陳先生見委作無聲詩。須速速付生絹。令潑墨與雲。現東南奇山水。一博軒渠。何如何如。